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九

辯正論十喻九箴篇

十喻篇上　荅李道士十異論　釋法琳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慙鼴腹
度矜白鳥之翼望騁蒿華負爝火之
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
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為十喻
曉之九箴誡之用指諸學庶明達君
子詳茲而改正焉

外一異曰　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
女剖左腋而生

內一喻曰　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
人開右脅而生
老君逆常託牧女而左出
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

開士曰案盧景裕戴詵韋處玄等集
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孝義
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
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万民之上
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者為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illegible] 丁 [illegible]

君村不稱世者為臣老子非帝非皇
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
耶撿道家玄妙及中台朱韜玉札等
經并出塞記云老是理母所生不云
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假謬談也
仙人玉籙云仙人無妻玉女無夫雖
受女形畢竟不產若有茲端誠曰可
嘉何為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責
實信僞妄者之言乎
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左衽
者非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
何不左旋而還右轉耶國之訟書皆
云如右並順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　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
之長生
釋迦設教示不滅不生
之永滅
內二喻曰　李耼稟質有生有滅畏
患生之生反招白首
釋迦垂象示滅示生歸
寂滅之滅乃耀金軀
開士曰老子云吾有大患莫若有身使
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

矣老子旣患有身欲求無惱未免頭
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

老君應生出茲東夏
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內三喻曰

李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
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

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
千二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
其中也婁炭經曰葱河以東名為震
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諸
佛出世皆在中州不生邊邑若生邊地
為之傾搖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云
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共爭邊中法
師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
竪木无影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
陰在依筭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
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為論中天竺
國則地之中心方別非海五萬餘里
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旦本自
居東迦維未肯為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

老君文王之日為隆周
之宗師
釋迦莊王之時為罽賓

廣弘明集卷十三　第四張　亦

之教主
伯陽職處小臣忝充藏
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
隆周之師
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
尊當昭王之盛年為閻
浮之教主

內四喻曰

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為上上流是
聖老子為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
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
諧賛出周入秦為尹言道无聞諸侯
不見天子若為周師史无明證不符
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
云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為舜理
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
聃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
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
侯盖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
世既死李姓何得有聃出為周師年
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
嵇康皇甫謐並云生殷末者盖指道
之偽文非國典所載

外五異曰　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

內五喩曰

[illegible]

隱三顯五百餘年

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

滅一生壽唯八十

李氏三隱三顯旣无的

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

猶蟪龜鶴之壽

法王一滅一生亦現微

塵之客八十年閒開誘

恒沙之衆

開士曰撿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
沒之文唯咸兢諸操等考義例云為孔
說仁義禮樂之本為一時赦王之世
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受百八十戒
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為二時至漢
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
時自稱周之柱史為大上所遣為三
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勸化度
人皆貧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无弟
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杳
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芻
駕小車驢垂絲髮來漢即能請雲萃
雨從千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
不載斯靈撫臆論心詭妄尤甚

外六異曰

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訖乎孔丘之時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

內六喻曰

迦葉生桓王丁卯之歳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之時不出姬昌之世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歳是為淨飯之胤本生莊王之前

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顯為文王師則无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撿周禮官儀文武成康之世並无柱史藏吏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末小史耳

外七異曰

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搥胷群胡大叫

內七喻曰

老子生於頼鄉葬於槐里詳乎秦佚之弔責在遁天之形

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鶴
樹傳乎漢明之世秋在
蘭臺之書

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弔
之三號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
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
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
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遁
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
以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
嗟其諂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
友也

外八異曰

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
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
此中國聖人之相
釋迦鼻如金挺眼類井
星精若青蓮頭生螺髮
此西域佛陀之相
李老美眉方口差是長
者之徵蹈五把十未為
聖人之相

內八喻曰

婆伽衆曰軀金之色皰
掌布有之徵万字千輻

[illegible]第十二[illegible]

之奇誠標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子黃色
廣顙長耳大目踈齒厚脣手把十字之
文腳蹈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
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老子鼻
隆薄頭尖口高齒踈眼眯耳擴鬢蒼
燋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此豈比佛耶
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
照諸幽遠頂有肉髻其髮紺青耳覆
垂埵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綱盈
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蓮花
叢飛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
八種音響胸上万字是輪千紫色豔
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八十種禎
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
安寧僧列眾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

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
依中夏
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
遵外國

內九喻曰

老是俗人官居末品衣
冠拜伏自奉朝章
佛為聖王道尚俗乘服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九張　亦

貌威儀豈同凡制

開士曰昔丹陽余玖興撰明真論以駮道士出其僞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為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為此服尋黃帝之遇皇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嚳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桀周有赤雀之徵且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無陪末吏冠履拜伏自奉恒儀即曰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籙不効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

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德本

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為行先

内十喻曰
[illegible]
老訓狂勃然二親為行先
釋教仁慈濟四生為德本
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耼耼曰
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
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
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耼前便成七
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傷和
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
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
耼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
乎哉其妻子豈謂慈乎
内十喻答外十異
内從生有勝劣第一
立教有淺深二
德位有高卑三
化緣有廣陜四
壽夭有延促五
化迹有先後六
遷謝有顯晦七
相好有少多八
威儀有同異九
法門有頓漸十
外從生左右異一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
象以處胎乍開脇腋而出世雖復无
閑雨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
優劣之異一也
内從生有勝劣

內俞曰左禪者[illegible]則我彼所尊右命者
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家卿無命介
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藺相如功
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
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蓋
云不便也礼云左道乱群煞之豈非
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
子楚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
樅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
云李耳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撿太史
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既無
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
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
是以釋門右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
信逆天常向者釋迦起无緣之慈應
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
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
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
梵禎瑞騐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
光顯乎八極述其本也久謐圓明塵
沙莫能筭其壽早登對照虛空無
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
首而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

共鈍珠並耀今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祖
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以欣
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久
侯修功滅法易求非勞稟學是知騰
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
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内立教有淺深

内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絶智以避
長勞義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
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
不死不生渾渾無名老氏則復歸无
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无物豈長生
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
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
量差智术之无涯語大則局在域中
陶鈞則不出性分盡其志也豈與夫
大覺開无窮之緣提圓極之照測微
則窮乎絶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
古氣共和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
量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
井異深今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為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為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解曰乾為陽為父位在西北坤為陰為母卜之西南北方盛陰之鄉便為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離成中女之居男女既无定方陰陽不拘恒準所以木賊土故以己為甲妻金尅木故以乙為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位東方巽女礼席若南北鋪之即以西方為上言乾尊也東西列之即以南方為上言陽盛陰[illegible]自見之謂無

內德位有高卑三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离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　仁汎之德頓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秋

隘之陋居浮渭擾涇無帝皇之神宅 [illegible]
[illegible]夫擇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
其尊三界六道卓尒推其妙加以小
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辟衆星
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
頭多面屈膝抗之心六異十仙申伏
膺之禮何止挫徐甲於扁夫導尹喜
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 [illegible]
[illegible] 取名於藏史之間
予今道之劣三也
外道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大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
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
不許僭号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
為子豈可獯鬻之小亞丕我天王之
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内化緣有廣陝
内諭曰案道德序云老子脩道自隱
以无名為務周衰出關二篇之教乃
作然周書典誥无老氏所制案二教
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談
蓋述而不作也又職惟藏吏位非阿
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 [illegible] 釋迦降

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寶生知道惟淪
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澍
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
辟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溢於茲
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纖芥
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
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根子未
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
月故多念其不知可尒道之步四也

外稟生夭壽異五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環中與虛空而
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
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
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
再生（彌曰老子既云長生今日在何郡縣乎）八十何期危脆如此
壽夭之異五也

內壽夭有延促五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
年蓋太陽之數壽二百六十年處胎
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琦拡
太史公以為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
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
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為難

[illegible]

信唯秦侯吊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
神不死是以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
焉神仙傳云葛爵華子録回子傳豫守
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
子錫射子反邑先生等並是老身者
並見碑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
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
時暫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晩
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
之無限茂見道士欲以老子為神異
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為詭說耳誠哉
斯言可為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
法身為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達圓
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依
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
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詮凝念圓
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
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
九轉悲絕島之暫留飛雪玄霜此遊
駒以難固信鍾繼無大椿之久蜉蝣
罕龜鶴之年余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六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

刼出世竟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
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傅史
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
鄉黨為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
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
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
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
關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霽
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貢毁
聖賜也識其失言言玷難磨駟不及
舌識不虛也前折愚後嘆聖夫俯迹應凡託
質於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
果局因脩信相由茲起或齡促化廣
慈氏以故發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辟
壽久而猶邈玄虛非丈尺所辯方刼
遠而無窮豈知蛇穴求仙鼯其天世
蜆纓待藥未且延齡蓋騰鵾共鵬翼
偶高馳駑爲驥足爭遠介道之劣六也
外遷神返寂異七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
迹之時故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遂

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
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
殞命於雙林燒柩焚屍還同胡法詠
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遷謝有顯晦
內論曰序云記形李氏之胎示人有
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
老聃死秦佚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
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哉
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
於兩河慧日沉於雙樹其六天八國
之伍法儔聖衆之倫且雷合而風馳
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
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功於絕代是知
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
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立逐橋山
之塚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壟空樹
皇覽云黃帝冢在橋山老子冢在扶風 余道之劣七也
外賢聖相好異八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或八
采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鶴步文字奇
毫至如卷髮綠睛夷人之本狀尚鼻
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是我聖人用

為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廣弘集本作士[illegible]）
翻作胡采此相好之異人也
內相好有多少
內俞曰聖人相質无常隨方顯妙是
以蚫軀龍首之聖道移於上皇雙瞳
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捕
騏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
玉（[illegible]）夫法身等於如如元方理絕
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游名言
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脣花目之麗
万字千輻之相日輪月采之殊非色
妙色之容雖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
不具輪王具而不明（[illegible]）
十種殊勝莊嚴佛曰[illegible]
生家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成[illegible]
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illegible]
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illegible]
百倍始成一天見頂相復[illegible]
加百倍始成螺髻功德
仙人覩而自悲
嗟羨義之旦暮梵志見而異感數王
華之平逢何止蹈五把十以標奇矣
俱斷喜以顯異（[illegible]）
陽文與散義比麗孟嫄與龐虛競妍
今道之劣人也
外十表威儀異九
外論曰老君容止威儀拜伏揖讓

巾葛褐持易戒假法象表明蓋華夏 [illegible]
之古制 [illegible]
[illegible]釋訓袈裟左衽偏袒
右肩金幅横縵之衣半片倚支之服
髡髮露頂狗踞狐蹲非預人倫異哉
狄之風也豈用茲示制乏我威儀此
答服之異九也
内威儀有同異
内喩曰王珮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
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
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來於道者或
順機而執物擬於德者或矯時而訓
世是以翦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
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花況將反
性澄神祛凡斂聖而不異其容服未
之有也故使衣象福田器繩難量慈
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舸因
狎其體勢管莫驗其心故經云羅漢
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
何必鵠冠雀弁反拘自縛違齒蛙黽
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其之弥遠刻船
待劍何其鄙夫余道之劣九也
外設規逆順異十

[illegible]

外論曰老君作範惟孝惟忠救世度
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
改玄風長被万古無差所以治國治
家常然楷式釋教弃親不仁不孝闍
王殺父翻說无愆調達射兄無聞得
罪以此導凡更為長惡用斯範世何
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頓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礼生忠信之
薄璞仁識於疋婦大孝存乎不匱
然對凶哥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
非華俗之訓（原壤母死倚棺而歌孔子助祭帶識子桑死子貢弔四子相視而笑莊子妻死扣盆而歌）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
之為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為
人君也化周万國乃明辟之至仁形
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
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
孰辯怨親又言无明覆慧眼来往生
死中往来多舜更爲父子怨數為
知識知識數為怨是以沙門捨俗趣
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等含氣
於己親（行普正之心等普親之意）且道尚清虛不重
恩愛法貴平等不簡怨親豈非或也

[illegible]

[illegible]光[illegible]觀文史明申齊指是[illegible]哉其

孫[illegible]欲以暨聖豈不[illegible]哉今道之[illegible]

十也

九識篇下

卷九迷論

同世無機一
建造像塔二
威儀器服三
寺耕分律四
教為治本五
忠孝非違六
三寶無翻七
異方同制八
老身非佛九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辯貴在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无遺漏未聞天王詣彼瞻嶺豈於中華之帝无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沾法座光明所照則眾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无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卽度能仁不容私簡彈曰此无見佛等首誥望德何得想神唯泊自蓋求心者貴事殊言乘詭妄皎然足稱虛僞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內同世無機指一

納歲曰大海滾歷天曒眼莫鑒其色〔[illegible]〕震霆驟地韻大沸聆其響者蓋搖感之絶也作暴兒跖孔智無以過其心結犢野夫賜辯莫能解其忿亦情性之舛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反責孔子孔子擺退而退劍子大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說之解焉野人逾忿乃遣馬圉者辭焉野人乃悅也〕故道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越況無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為業廣塵勞將巨岳爭峻群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漸衆行不可倫備故業之以限今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齊魯壹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堅冰創於履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須彌四域經云應聲菩薩為伏羲吉祥菩薩為女媧〕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為老子儒童為孔子光淨為顏回〕興已淳之末玄虛沖一之旨黃老盛其談詩書禮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階梯三畏五常為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正辯之極談猶訪道於瘖齡塵方而莫窮遠近問津於兎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也猶炎威赫耀童子不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第十二張　函

能正目而視迅雷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懼於誕神雲霓變色穆后欣其上聖（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忽起樹木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豈能超慈河而禀化翰雲端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咎適欲窮其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情非余所知其旨一也

外論曰夫銅出崩洛鐘應葭灰缺月暈虧未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競造塔廟不惜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檀寫獯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剞劂一拜一礼冀望感通自胡法南漸已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礼即值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不到此即是无靈誑惑人間空談威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內建造像塔指二

內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越思賢鎔金而摸范蠡丁蘭孝剞

刷以代親顏在肴仁絲壁而圖聖故
使愛喜形乎容色精誠通乎夢寐
亦其至矣豈如忉利不還優塡以沿
鏤木堅林晦影阿輸於是鑄金託妙
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銑鋈或覩真避
坐寫貌迴軀感應傳云揚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摸寫寺僧恐損金
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攝開高閣明旦開視像身完已
西向遂許圖之神應不窮由来尚矣自像流東
被正化南移夕夢金人河浮玉馬神
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溪感應傳云盧陟發業
寺育王像記云像身出盧陵三曲瑞光趺出泊湘昭潭並放光明照曜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
身出檀溪光映水上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岳顯華
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干寶
搜神臨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
感應傳等自漢明以下訖于齊梁王
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
宣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
至如見迹万山浮輝滄漬清臺之下
覩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
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
蕭后一鑄而剋成宋皇四摸而不就
其例甚衆不可具陳豈以佘之无目
而厈彼之有靈哉然德無不備者謂

之為涅槃道无不通者名之為菩提
智无不周者稱之為佛陁以此漢語
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
何以明之夫佛陁者漢言大覺也菩
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為
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
道即菩提之異号也覃不大覺之境
未聞大覺即佛陁之譯名也故莊周
云且有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
注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者皆未悟
丘與尒皆夢也注云夫子與子游未
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
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
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斷而心行滅
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
蕭然无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惠
息也夫子雖聖遙以推功於佛何者
案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
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
而周之尚老並見佛經所說言教往
往可驗故夫子有言曰夫易者无為也
无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

[illegible]亦

予當拾其精進而荷其晚悟也支提云

之製其流蓋遠夫旦封且樹此千以

恵動顯墳匆剪匆伐展季以清白葬

龍四民悽於十善緬邈輪王之恩三

界尊於六通照於羅漢之德正法念經四種人得

獨倫莖禪言緣調輪王羅漢辟支如來也況智周十力德滿四

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

明窮於匆照乃賜燭於无幽故有舍

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螺鮮貝散

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章於

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吳宮余其

百鏁靈龕千花妙塔掌承雲露鐸韻

高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鵾鼓鳳

遠接虛方盡壯麗之容窮輪煥之美

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閣

標樹鵷猷而已哉无以欄甃之辯識

滄海之廣陋榆枋之智測崑閬之高

甲乎而波莫知其旨二也

外論曰夫礼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

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礼其國可存

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法必

令永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戎

言便為世間之責致使無賴之徒因

斯恃逆踑踞父兄之上自号桒門傲
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
著于家無礼無恭復形于國（禪曰礼 文孝經）
（親膝之母親時之所為 處高可亦无礼无孝也其）斯則門門出梟鏡
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心良
可痛矣天道無親華戎詎隔唯德是
輔豈夘胡漢豈可戴巾偏善偏无勝
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可俟
髡頭守真无勞毀形貌而世不能知
其迷三也
内威儀器服指三
内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為宗素
王陳訓以名教為本名教存乎治成
因果期乎道立道立既捨愛居首成
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
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
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
道不行故涅槃乃萬質同歸緇衣為
衆釆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滌隔象
於福田偏服示有執勞（礼云執 者袒）趺袂便
於運役（論語云褻裘長短 右袂言便於執作）聖制有以終
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權
弃聲色遵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竟

也脩容爾貸不忘敬也分衛掃次支
身命也言无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性
氣入无諍也吐納安詳慎辯令也世
貴莫屈守貞動也清虛恬淡順道性
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慤
眾病也人天崇仰二業淨也窮玄極
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感
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深真
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冠无玄奧
之鑒履方屨闕地理之明著南鄭之
濮之巾把玄旗誅家之芴飾道昱禍
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坐常之業
莫廢庸祿之役无恥狎世則忠孝之
礼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拈
自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
之儔矣尒不自見其首三也正法念經云[illegible]出如蝙
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
[illegible]蓋[illegible]高妻子謂有[illegible]耕[illegible]謂不毀[illegible]
[illegible]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御觀脩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
五穀之精植秉拓充八蠶之纊故無
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若一夫不織天下爲之

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為之少食今釋
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
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
絍之婦是知持盂振錫糊口誰憑左
衽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
寒總至未聞利益已見困窮世不能
知其迷四也
內弃耕分衛指四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
飢是以桀溺矜耕孔子辟諸禽獸樊
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而
掐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
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請言
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
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
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
目前報應則形影无差業緣亦聲響
不異此其旨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
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
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後
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弃功夫浪夭
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
地又談織絍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

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何為莫充糊
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即隨負
處竊見褸觀黄巾脫度而耩地玄
都鬼卒捨措帔而偶耕既無絕粒之
人頗懃容作之倦自舂自磨饋在其
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
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黄書云男女
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
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玉門也唯以
禁秘為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溺孔
也呼為師友父母臭根之名又云女
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故
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
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
異名謂人根出溺溺出精也玄之又
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
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織乱生民若
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
豺狼之種无礼无義家生梟鏡之兒
明矣夫辯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洄
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琰无惮三襲之
險貴其實也慕至道者窺其户牖輕
勢利於鴻毛入其隩隅忽榮位於脫

展重其眞也故能使佛夫不愛其力貧客不悋其財盖希寡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福始許於秦邦文成五利紿僞於漢國叙控鶴弗克陵雲之實言飡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孫綏蜃蛤之論吉植誇道（論云仙人者黨孫綏之爲占也世人得道化爲仙人夫雉入海化爲蛤爵入海化爲蜃當其備倒甚異差也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靈寶了更爲魚鱉豈復識翱翔林藪尋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墾也賤左道者以虛僞也盖捨實則積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不亦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窮不令絶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盛未聞人民彫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則不妻不娶名爲奉法唯事早逝号得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无不死之術斯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

廣[illegible]

福不知天命以殘覺菓家苦豈寬宗禋久滅可謂是元而服尚吻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壇莞佛而祈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真偽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教為治本指五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弃欲登聖之遐本故去道高者尚德弥者貴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无後非亡弃欲為無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万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為正治之本矣又五戒脩而惡趣減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隆惡趣差而天宮彌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脩羅盛善龍无力惡龍有力惡龍有力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疫競起人民飢饉不相殘害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脩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稼穡豐登人民安樂兵戈寢息疾疫不行猶屏薪去草益重而難亭絕焰息熛續微而易顯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訣實髓愛精

仙家之奧育令夕謂婬欲為妙訓妻子為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斁仙而并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恩嫉梟鏡者惡其反噬介則警夜代勞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豐深於梟鏡雄袛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也且運祚脩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嬴政刑淫而祚短陳思論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太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脩政惠給天下不足之損神賢宰一國不足之勞是以各盡其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幽厲王不終周祚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未有佛僧也謩誥在目非曰虛談豈無佛而祚延有佛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貽伊戚良是歎矣昏若夜遊介盲五也

外論曰夫孝為德本人倫所先莫大之宗固惟恃怙昊天之澤豈曰能酬故生盡溫清之恭終備墳陵之礼令佛垂訓必令弃介骸骨捐茲草野多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乱廢茲典礼考妣棺柩曾无封樹之心押曰傀之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礼始於聖周定多之事故有蕨纖棺槨扡厚棺習起於中古也凶之回文之門以骸骨暴露於野因投而藏之蓋行拝礼故古葬者藏也欲人之所不見是以夫子謂

[illegible]
[illegible]戎狄凫靈翻盡尉莊之妙且
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
其親而敬他人其此謂矣且水葬火
葬風俗不同埋凫露凫鄉邦本異捨
已徇他用為求福豈知生攘斷異各
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也
內箴忠孝无違指六
內箴曰導啞聾者必俯仰而指撝啓
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
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
生非聖人不立非聖者無法非孝者
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
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
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
義也且愛敬之礼異容不出於二理
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
孝養无違死則葬祭以礼此礼制之
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此性命之殊也此夫釋教其義在焉
至如灑血焚軀之流賓塔仁祠之礼
亦勞始慎終之謂也暨茶輪王八万
釋王三子 [illegible]

廣明佛太子第主處宇藏所
亦含無覆合亦有存者擇
根種因天上遠三千倫婆
竭溟海而求珠
淨康衢而從石盖勞力也於群生為巳
任等合氣於天屬栖遑有漏之壤負
荷無賴之儔盖勞心也迴軒實相之
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涅洹而長歸乘
法身而遐覽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毋
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
實床而送終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床一脚至闍維處示於後世一
切衆生報生養之恩孝敬表儀茲亦備矣教弃嚴
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陁普施飛
走意存宿債莫免將来不若莊周非
未俗學葬失礼之本而云螻蟻何親
禽獸何疎生既以身為逆於死當以
天地為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
物軽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或負笈
從師擔簦遠岳披蘿緝蕙鳥申熊經
金竈孚成玉華難覯凝髓化骨空致
斯談載蜺憑鶴未覩其實或捐骸地
肺喪骨天台生闕菽養之恩死無冥
益之利倒心危於麋物邪綱星於群
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冈聖之業
攀危援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擢何愚
之甚尒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戎語韻不同然佛經稱
釋迦字居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
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
能儒之号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
也耨多羅上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
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
莊之教胡法无以為異故不翻譯又
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
名一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
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矇覆世俗
惑乱物心然猷舊尚新流蕩之常弊
悪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
匍匐之肩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
知其迷七也

内三寶無翻指七

内箴曰夫名无得 物蓋謂實實豈
以順世假設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
以首名質仲氏將山製名山高於丘
仲仁未弘夫子首捴於耳荀德不逮
老躬能儒之名何容遂甲周孔然釋
迦之号義含多種遍能冐於万德不
可以仁徧訓通仁絶於四句安得將

能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illegible]）
号可又言道家舊有正遍知道号
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偽一稱無
名數實尋常豈得斯号夫上法高勝
道義清通正實翻邪真由反偽今將
書呪誣不可謂正董猶混雜不可謂
真（[illegible]）
（[illegible]）守雌美下非名為上（[illegible]）
（[illegible]）鉗口滌(?)日安得稱道（[illegible]）
猶春鳥轉哢或似於哥鳥无能哥之
實秋蟲蠹木或近於字蟲闕解字之
真名實斯濫蓋無之謂也又疑菩薩
不翻茲詳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鴻螟(?)
皆有虫稱經言多是二足之如來最尊
然蝡(?)蟄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
心之稱非為下劣子雖洗垢求瘢無
指南感之麁捧心斆疾未變西施之
妍嘗更為余陳其指掌釋迦是佛題
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為僧導首三
寶勝号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
柱之識陽父陰母之謡（黄書云開命門抱真人嬰兒龍虎戲）
（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朱門進玉柱 陽思陰母白如玉陰思陽父手摩捉）号馬屎為
靈薪呼口唾(?)為玉液（[illegible]）

老尾為上爽對上清經事鄙而怯章辭穢而難顯
猶霊鳳以容德希覩龜鼠以醜懼潛
形雖隱質事同嗤妍異矣冥焉不知
余言七也

外論曰夫大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
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搢紳此華
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尚令
去茲冠冕阜服披緇弃我華風遠同
胡俗則不能無通冠冕便是智力不
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為設教尚若不
能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華之
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
學胡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胡習漢
法著巾亦為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
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為脩善可謂貴
隣室之弊禧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
知其迷八也

內異方同制八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无方聖賢乗機
引物孑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
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
世而胡服雖復筌蹄異術而魚兎之
功齊矣況變俗緘心毀形結志去簪

纍以會道弃驕䯻以脩真聖制不徒

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
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劉子〕
〔周人謂死鼠為玉璞〕玄化幽微遂令雞鳳混質
〔文子云楚人以山雞為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戎
三十六部淆乱於東國至如優婁佉
子之論衛世師主之經〔温勝云衛世師論也〕吉頭
夷羅之仙〔火仙外道名吉波頭 水仙外道名夷射羅〕末伽闍夜
之道〔若提子斷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惠曰
月而數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
無報滯識將寘山等闇邪心与昧谷
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
鬼笈靈談妄哥浩唱吞刀吐火駭仲
卿之膚心漱雨嘘風驚劉安之淺慮
或身佩中黄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
金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
例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
針判眼深持惑壍高築疑城各抱一
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沉晦於九
流識體輪迴无明翳其住本心用浮
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
機授藥誕質西土正教東流或重則
親降醫王惠輕則寄方遥授偏禪以

前刀為鑄重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 [illegible]
為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元二制
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
味緑膺絳賴集須彌而共色冲和子
曰璇璣文者皆是末神仙不死之道
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 駐采延華僊
至三五百年以此為真耳長生久視
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
以此為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
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
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
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孱然可
修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
家僧法邪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席
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
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
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 言採佛家
經論改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
三皇之典並改撲法華無量壽等經而作
脩心則依坐禪而望感 言改坐禪之名 為思神之號
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
法又弃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
家而稱為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
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

之法沖和子為陶隱居常以敬重佛
法為業但逢衆僧莫不礼拜巖穴之
内恭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
夕懺悔恒讀佛經菜旋璣抄文沖和
所制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
隱居荅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聞音
聲兹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礼歲積故
致眞應来儀正尒整拂藤蒲採汲花
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
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敬僧曾无異
說尒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
招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
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為麒麟而子
不能悟其盲人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
昊六爻之後文字乃興自尒已来漸
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揖讓
干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右史記事
記詞直筆直言無鎬无妄魏書外國
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桒門浮啚經
老子所作 傳曰浮啚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猊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老晏白常教人為浮啚人有炭禍及元子者勸行浮啚齋戒令捨財贖德臨猊王久无太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啚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啚焉啚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

[illegible]袁宏後漢

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誥

其說甚多[illegible]

[illegible]明咸化胡等經並云胡王

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

自髡自剪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

愚昧為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投陁

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

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為刺劓之身

禁約妻房絕其悖逆之種[illegible]約妻妾而為

罪者之都會[illegible]為無余之坊至德清虛便是

同年之觀也既學長生彼恒對婦[illegible]李氏皆

須養兒征李可之宗人人取婦張陵[illegible]曾世世抉

畜妻故有男女有育之兩名[illegible]師嗣師之別號

魏晉已來節中生于陣梁之間靜肉養兒兒婦

女為朱門呼丈夫為玉指婦欲[illegible]獨出自道家

外假清虛內專濁所以謂重病加於毒

甚可恥之甚矣

藥宜令刳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必

須誅宗滅祀但此土君子夙稟道真

按漢書儀云景帝已來國學內立道館以教

學徒不許人間別立館舍[illegible]之前本

以於廬戒維本无天尊形像經乎道論及往

氏幽求云道无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

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

像道堂无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无

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尊及

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梁陸修靜亦

秘以無勞无頂本迺至訓誹假髡頭
[illegible]
可謂身无德無而樂者相撥家無畏
禍而今居緣經晉韓之甚良可悲痛
昔漢明感夢興法始來還令胡人立
廟漢土不許違行魏承漢軌還從舊
白石勒之日念其胡風為僧澄道人
鶴是毛羽避役之流竟為剪剃世不
能知其迷九也
內老身非佛指九
內識曰大厦為衆材所成群生非一
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
八方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
彼聖殊方類於此有前佛後佛異經
同於繼踵像正差降淨穢區分變惡
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无改
於百王雖孟劇談猶羞美於千載善
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
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踐聖之理群
萌絕登道之期又先識十異後讃一
同首軸之間毀譽予盾卷舒之際尚
背參商掩目盜鍾信有斯弊夫莫為
相形猶未美之相類善惡者存未論
去美求道者亦傍真而捨偽沙門之

勝宗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
吳王屈節於康會
曇始延魏君之席
道林登晉主之床
秦世道安崇參共輦趙邦澄上寵勝
錦衣
皆道降極尊德迴万乘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覺者貴才以
搆勝損躬崔皓以邪誣其體
婁斌以集謗
徒質王浮以造偽殃身皆驗之於耳目非取為之虛談其崇也如此其
嫉讒也如彼夫顏閔遇於孔門標德
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
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偽也
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
詐窮而聖顯猶蛇床爲蘼蕪類曾達
方者辨其容茍吻爲素華齊根曉藥
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
盧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明捕弒邪

見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姜渚捨　廣弘明集第十三　第四張
家入道呂隹夯偽從真曹馬傳燈而
一不窮秦魏涌泉而无竭汝言始於澄
石不亦謬哉自黄老風流容服亦變
非道非俗咳号闍人善詛善罵古名
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繋頸以繩自
縛牛糞塗身手相鞭打其法律也若
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揭枝
百來自所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
獄背負水漚出道士法儀責罰尤重同奴
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
門鐘磬集衆警時漢魏已来道家未
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盡佛教之所
明非黄領之先攝亦効他勝範竊我
聖蹤耳故顔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
玉之費頗為虚放華山之下白骨如
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
死不能出世余勸汝曹學之佛家三
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
也原夫四塵五蔭剖析形有六舟三
駕運載群生万行歸空千門入善辯
才智慧豈徒六經百氏之博哉明非
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心篇以

誠子弟今不能知其旨九也 廣弘明集[illegible]

有者古通人與古衡君子觀李鄉誹

毁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談詩而議之

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分流

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不無

疑焉

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

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

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

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

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之生也皆

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也是

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

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

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无上真書等

云无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无極大

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

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二天

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岳圖云大道天

尊治大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

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

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万五

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

圖云都者覩也太上大道道中之道
神明君最守静居太玄之都諸天內
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
京以樂道君推此謀談則道君是天
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
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
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之境何得更
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
復難矜但道家偽說无迹可觀習俗
生常為日已久衆邪競叙乎有不同
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麤
論判之案周礼自堯已前未有郡縣
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尚書禹貢方陳
州号春秋之時縣大郡小以郡屬縣
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州
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
猶應觸事无為何因戶屬鄉居尚凡
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民州牧郡守
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
管學道士无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
經史見今閻置立州縣亦言天上為世
符同保偽為真良可羞恥其根脉本
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通人曰注

周云察其始而无生也非徒無生而本无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曰有無相生也万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

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為神精神凝結上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与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為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别有道神能宰万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来名儒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者氣也豈是謂无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叙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甚幽冥幽冥之中生乎空同空同之内生

[illegible]

於太無太無變化三氣明焉一氣青
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
叅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
為一是主人法體精是精盡神變化
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臧矜顧歡孟智
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者以成聖體
又云自然為通相之體三氣為別相
之體撿道所宗以氣為本考三氣之
內有色有心既為色心所成未免生
死之患何得稱常君子曰原道所先
以氣為體何以明之業養生服氣經
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
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
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
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
呴呼吸吐故納新彭祖脩之以得壽
考按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
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
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有
即是无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
道並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

極之辯道是智慧靈知之号用智不
及無智有形不及无形道是有義不及
自然之无義也
君子曰易乹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
斗極以定方名庖羲因之而畫八卦
黄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造暦
數五行九宫之説自此而興故説卦
云陽取九者立天之道曰陰与陽陰
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
与剛剛二柔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
道曰仁与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
三三合九陰陽相包以成万物不聞
別有道神處大玄都坐高蓋天上羅
三清下包三界居七英之房出九宫
之上行神布氣造作万物豈非惑亂
諂墜人間耶挍功則業殊比跡則事
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多
過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玄猷洋
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
堂小水足馮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